





賓退錄卷第一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

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初

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粧飛騎向前歸

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

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淡盡羅巾夢不成夜深

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

後宮詞也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

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紅燭秋光

冷盡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



大

梁

趙

與

昔



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寶杖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栢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謂館中校花葉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託者

洪文敏容齋隨筆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暨稷奏庶艱食則嘗躬稼矣洪偶

未之思也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為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鍾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蓋真謂所歡者與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

紹興三十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

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土王祀黃帝廣問為初獻官周必
大以御史監察廣問語必大 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必
大謂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康伯取旨別擬定
乃用今諱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群盜道出新淦題詩青泥市
蕭寺壁間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頑
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淳熙間林令梓欲摹刻于石
會罷去不果今寺廢壁止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蹟刻之學士院
朱梁從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輩而歸德道死與輜重俱
棄之中山之殺胡林慶曆中為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

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

文公始買真公帑

榮芝云宋景文帥定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於妓家樂榮將何水清得之

以獻宋留之公庫姚令升云有遊子携此石走四方最後

見於中得蘭亭序其蹟使趙模等模榻以周承勳希稷云唐

太宗既得蘭亭序其蹟使趙模等模榻以周承勳希稷云唐

定武用王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興所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世

號定武之本蔡絛去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錢氏

歸版圖之後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

而藏於家後戶絕贊沒縣官人始熙寧間薛師正向為帥

見之因置諸定帥之便坐壁間始熙寧間薛師正向為帥

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公帑攜古刻歸長安王厚之順伯

洛陽問希稷云薛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聞公廚有石

用以鎮因取視之乃刻其牡丹賦於碑陰者遂別刻石易

以歸長安稷說友起巖云薛帥正定惡摹打有聲自利

別本留譙樓下熙寧中薛公侍即帥又私摹刻易殺胡林

本以歸譙樓下熙寧中薛公侍即帥又私摹刻易殺胡林

石中則蔡絛云熙寧中薛公侍即帥又私摹刻易殺胡林

知推非古矣不而選之壁後薛向來定清詔取真宣和

殿之壁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上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
神祐陵方尚文博雅詔索孫次公薛氏石刻則無靖康之
有或謂此石已殉裕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靖康之
變虜襲以紅毯輩歸中京王明清云靖康之亂此尚方珍
異之物悉為群胡輩歸獨此石虜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
初高宗駐驛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
在所未逾月狄復南寇大駕幸浙失於倉猝之
際紹興中向子固思維楊密旨令搜訪竟不獲今東南
諸刻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世編蘭亭博議一書甚詳
與昔叅會衆說芟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遠
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者則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
孰非然薛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其攜以歸洛宗忠簡守
汴日夕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為人主搜
羅玩物於艱難之時皆不敢謂然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

自是始有方鎮周希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
宗分賜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
定於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游至蜀從趙昇道
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
來宿臺淮泗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太一宮
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游神霄宮覺而異之數道錄徐知
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
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
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
上視靈噩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

元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
禁多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其怪遂絕因建
寶籙宮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
下天寧觀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克仍設長
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 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
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讎丹經靈
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皆宰執百官三衙親
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三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
矣靈素為幻不一 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
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 上思明達后欲見之
靈素復為葉靜能致太真之術 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

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佛
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為宮觀釋迦改
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為尊者和尚改為德士皆
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 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
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不勝
倩愿戴冠執簡 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還道堅係
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
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 上密召靈素曰朕
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
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神兼兩部與
之同告 上帝文卿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日 上喜

賜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靈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捨土燒香氣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捨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閑遊呂洞賓京城印行遶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大駭堆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其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卓金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真宮

引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窓而已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改改字疑恐是議字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温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問丘顛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旣掘不

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馬靖康初遣使監温州伐墓不知所蹤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温州天慶宮有題街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世有十榦化五行真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實稟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榦所生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己化土他做此頗通余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一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也

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至宣和三年懷安軍奏今尚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内外都廳並行禁止欲將本軍都廳以僉廳為名從之且命諸路依此此僉廳得名之始也然今帥府有僉廳又有都廳莫知所始矣

會稽虞少崔

仲琳送林懿成

季仲詩云男兒何苦弊羣書學

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閱庚溪詩話喜而錄之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

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醯雞篋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即龍南關盧甘林巒雷聊隣簾攏羸婁參辰闌楞根彎離驢寒間懷橫榮鞋庚光顏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十句該果實之名爲酒席之戲者與此略同然不假切韻頗爲簡易至於賣卜者但欲知十幹十二枝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鼓便能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先踟躕顧盼舉動語默

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造通判曰倅禮有副車倅車左傳孟僖子使泉丘人女助遠氏之造造倅皆副貳之稱然他官雖副貳不通用不知其由今三司廢已久造之名無知者獨倅之名猶然樓宣獻序向侍郎子謹集云擢之戶造近時文字中所見者此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謂禮必以忠信爲質也余謂學者始以持敬爲本而窮理盡性以終之亦繪事後素之意

吾不試故藝余妄意謂夫子天縱之聖藝皆不學而能非若常人嘗試而爲之故其多能皆本於自然而非有意於多

能也古今諸家皆無此說余亦未敢自以為是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驊騮八曰綠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

神仙赤松子見於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誦子

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之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謂之山學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寧四所普州二所餘未之聞

劉卞功字予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甕碎家人更譙之神色自若曰俟釘校者來當全之復譙其妾曰人破尚可修矧甕耶語未絕釘校者至相與料理頃之如新自是築環堵於家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 徽宗聞其名數敕郡縣津致間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

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表其外兄也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田又云以手捫甕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周宣王中興之賢君也然考之於詩曰箴曰規曰誨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詩者不能直書其事故後世儒者無敢訾議余觀國語所載如不藉千畝拒虎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捨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諸侯之不睦及喪師之後復為料民之舉雖仲山甫之言且不用焉文武成康之治豈如是哉周之東遷烏得盡委其責於幽平二王乎其所由來者漸矣史記但書不藉千畝料民太原二事之目不若國語之詳也

容齋隨筆謂近世所傳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老杜事實皆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生然但辨遺事中數事餘二書無說老杜事實世不多見葛常之韻語陽秋云老杜

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衝霜當露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解舍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以上皆葛語若雲仙散錄則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而援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錄一事周而復始如是者三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集文籍豈能整齊如此已可一笑序稱天祐元年金城馮贄取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別為一書庶

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百書遂無存者則贄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書籍存者極多贄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金鑿密記之類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盡做世說若集諸家之言豈應一律始實容齋之說後閱館本遜集葛所引梅詩尚脫第四聯朝灑長門泣夕注臨邛杯胡忠簡之貶李似之侍郎彌遜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為大事七曰天將任之必大有摧抑

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

古樂府木蘭詞文字奇古然其間有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賜物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尚書即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按木蘭詐作男子代父征行逮歸家易服火伴方知其為女當其見天子之時尚稱男子而曰送兒歸故鄉何哉兒者婦人之稱也

熙寧青苗法行計息推賞否則廢黜官吏畏罪希進所散唯恐不多知祥符縣李敦頤視前政獨貸三之一宰相怒甚遂通判廣信軍敦頤字子修棣州陽信人蘇文定公奏疏所言即此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瘡於大寒大暑中過
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競為善事虛度流年良
可惜也李文簡書之長編而宗門武庫載五祖亦有此語
又唐撫言載趙牧對酒詩亦有人生如瘡在須臾何乃自
苦八尺軀之句

中書侍郎舊稱中書今稱轉為中書舍人之稱近歲有以六
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遂直呼中書侍郎尤非是官制前左
右丞六部侍郎通謂之丞即今有稱即官寺監丞為丞即
者矣皆失之不考也若稱中書舍人為中舍則容齋已辨
之矣

前代東宮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其制至唐而

復 真廟為皇太子始辭之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略記之如書女母
翁悔成人今作女母悔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保后胥戚
女永勸憂今作汝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
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翁中今作各設中爾惠朕
曷祇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令付作
孚曰陳其五行今作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
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
母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皇旦以前人之
微言今作受人之微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
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

之與今意作抑孝子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耨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今作耨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今作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見其全也

顧命一人冕執銳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今禮部韻尹字下有銳字注云侍臣所執書一人冕執銳古文尚書亦作銳不知承誤作銳字自何時始也

晁伯宇載之昭靈夫人祠詩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陸務觀游黃州詩君看赤壁終陳迹生子何須似仲

謀

自唐以紀年改梁州曰興元府本朝紹興隆興慶元諸府皆循用故事縣名亦多有之獨嘉州以慶元初陞嘉定府越十三年方改元嘉定與諸府不同

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氏舉正載董彥遠云世間只有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為度矣余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不兩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古之漏刻畫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時得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歷家百刻舉成

數爾實九十六刻也每時餘分別為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為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不須求之遠也

熙寧間賜岐王顥嘉王頽玉帶各一二王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王仲言明清揮鹿錄謂玉帶為朝儀始此其後嘗賜王安石安石力辭不從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至徽宗朝以賜蔡京京請佩金魚以自別於諸王從之自是何執中鄭居中王黼蔡攸童貫皆受賜余按唐永徽二年勅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上元初勅文武官三品以上服

金玉帶開元中勅珠玉錦繡既今禁斷準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杓餘悉禁斷董晉傳謂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史傳載賜玉帶及臣下私以玉帶相贈遺者班班可考韓文公詩亦云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則知唐已然矣五代漢隱帝嘗以賞郭威之功既又召楊邠輩數人悉賜之然不足稽也楊文公談苑載國朝賜帶之制謂駙馬都尉初選尚賜白玉帶親王皇族皆許通服雖玉白玉等帶則不始於岐嘉二王審矣玉魚安重榮亦嘗自為之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我者也

州縣治率南向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隱父
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面豈別有所本歟恨讀書不
多不能詳也

章貢志謂漢高帝六年命灌嬰略定江南今天下城縣邑始
置雩都縣按高紀六年冬十月但書今天下郡邑城而已
餘皆無所見雩都置縣地理志不書歲月考紀及傳灌嬰
蹤跡未嘗到江南鑿空著書可付一笑洪駒父豫章職方
乘亦謂灌嬰在漢初定江南故祀以為城隍神今江西郡
縣城隍多指為灌嬰其實非也友人蕭子壽大年考功臣
侯表始知其為陳嬰蓋嬰自定東陽為將屬楚項梁為楚
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封堂邑侯都漸顏師

古謂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地
理志注黟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為陳嬰
流俗所傳不為全無所據但誤其姓耳

賓退錄卷第二

大梁趙與晉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曲忠壯在蜀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蕭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

范冲嘗對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為無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之僭非其罪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

心者也。臨江徐思叔得之，亦嘗病荆公此語，謂有衛律李陵之風，乃反其意而爲之，遂得詩名於時。其詞云：妾生豈願爲胡婦，失信寧當累明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使君王更欺虜。琵琶却解將心語，一曲才終恨何數。朦朧胡霧染宮花，淚眼橫波時自雨。專房莫倚黃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寧從別去得深頓，一步思君一回顧。胡山不隔思歸路，只把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女無嫌嫁盤瓠。

康節邵先生之學受於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之者。晁以道說之嘗爲作傳曰：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直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

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挺之事先先生益謹嘗與叅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蘇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長之易受之种微君明逸，种微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南，其源流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通，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爲衛州獲嘉縣主簿，權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邵堯夫者，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扣門上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康節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謹再拜，悉受業於書，則先視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旣可語五經大

旨則受易而終焉世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
挺之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榮
進友人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君盍不棄之隱去再
調孟州司法叅軍時范忠獻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獻初建
節鉞守延安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
之謝曰故事也居頃之忠獻謫安陸挺之沿檄見之洛陽
前日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於是乎恨知挺之之晚
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葉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
曰孟州司法叅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為古文章語直意
邃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
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

必過人遠甚幸其貧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
之曼卿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
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尽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
喜屈謁貴仕以挺之書凡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
道卿且樂薦之以示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
人改大理寺丞為緹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圖閣直學
士導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僉署判官於是澤人劉仲
更從挺之受曆法世稱劉仲更之曆遠出古今上有楊雄
張衡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
除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漸守懷也實慶曆五
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哀感疾不踰月亦卒挺之葬青社

後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以道此傳頗能道其出處之詳然康節嘗曰今世知道者獨予及李挺之二人而已則此傳亦豈足以盡挺之哉

東坡公知揚州夢行山林間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一道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未欲杖汝脊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邪道士惶駭而退林靈素傳中 徽宗神霄夢亦此類新塗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為辨一事姑亟歸無幾何 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閱祠

部帳得新塗籍中化基其師也遽命召時得一方次郢州貳禮請以往既對 上大悅賜號冲妙大師主龍德太一

宮旋授丹林即制曰惟上帝休命誕集朕躬故宏天飛之舊宮奉真綦之列御非得端靖脩潔之士孰與致朕嚴恭寅畏之意哉爾植志靡懈飭履有聞嘉其積勤超進僊秩尚敦而素母終墮哉時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也未幾中原亂得一亦歸里坎壈以死得一庸人無他異僥倖至此光國不知何許人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

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小人之情狀其判如此為士者當知所擇矣余亦懼為小人之歸也筆之以自警焉

萬里鑿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山河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可無佳氣起非煙古來國破皆如此誰念經營二百年此毛麾過龍德故宮詩也麾字牧遠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十卷行于虜境權商或攜至中國余偶得一帙可觀者頗多序稱其父當 宋

大觀三年上舍登第後中宏詞科季年嘗任給事中按登科記大觀三年榜中毛安節者蓋其父然次年詔改宏詞為詞學兼茂終 徽宗 欽宗兩朝取詞科為夕郎者皆無毛姓必陷虜後事也

集賢殿脩撰舊多以館閣次者為之有自常僚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脩撰時人遂有冷撰熱撰之目近世士夫以集英為熱撰右文秘閣為冷撰非也右文即集賢政和五年改

讀橫渠詩最愛其一篇云學易窮源未到時便將虛寂耿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即無恙問不知胡致堂著讀史管見主於譏議秦會之開卷可考也如論耶

律德光論晉祖宜以桑維翰為相謂維翰為相雖因德
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
權之意猶足為賢尤為深切致堂本文定從子其生也父
母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之及貴遭本生之喪士論有
非之者故漢宣帝立皇考廟晉出帝封宋王敬儒兩章專
以自解而於漢哀帝謝立定陶後一節直謂為人後者不
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吁甚矣首卷論豫讓報仇曰無
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為而
著書者歟然其間確論固不容揜也

近時後進稱前輩之字人多非之余謂不然孔門弟子皆稱
其師曰仲尼則豈不可又有父祖既沒子孫不忍稱其字

者亦古之所無北齊王元景兄弟諱其父之字顏之推譏
之然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况稱
其字乎以情推之亦未為過古者以王父字為氏雖只一
字似未安也

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荅啓云奉勅遣臣評古今書臣愚
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
今淳化帖第五卷智果書此一段謂為梁武帝評書中興
館閣書目亦然誤也其略云王僧虔書猶如揚州王謝家
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
少年皆克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
堪位置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

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從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行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拖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語便態出柳產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出水文彩鏤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

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綣可愛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遊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劍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米元章採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褊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意雖清而體氣

瘦困歐陽詢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
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真卿如項
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
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強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
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
遊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如骨法清虛周鉞如輕薄少年
舞劍氣勢空健而鋒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克悅神
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繁華
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
院落章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
嬌態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

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
嘉暮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
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趙歌舞觀者
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柰何說曰韓休之
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
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
幅王翰如瓊栝玉掌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齊
道人湯惠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照水顏延年詩如錯絲
鏤金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清更如流風回雪丘遲詩點
綴映媚如落花在草張芸叟評本朝名公詩梅聖俞如
深山道士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石曼卿如

飢鷹乍歸迅逸不可言歐陽永叔如春服乍成醜酒初熟
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
尋繹不可得矣蘇子瞻如武庫乍開干矛森然見之不覺
令人神懣懣子細檢點不能無利鈍郭功父如大排筵席
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者少劉中叟次莊塵土黃詩序
樂府自唐以來杜甫則莊麗綽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
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游雲轉石勢不可遏今主管廣東漕
司文字長樂教器之陶孫遂盡取魏晉而下詩人演而為
詩評曰因暇日與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
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
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

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
笑常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
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
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
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
雞犬遺響白雲霞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
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槃無補多慾孟東野如
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疇獻秩如時有
詠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
千絲鐵網綺密壞妍要非適用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
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

拖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嶮絕為功山谷如陶弘景祇詔入宮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後山如九臯獨啖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竒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隣有豪家曼卿訪之延曼卿飲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槃余按江南李氏宰相孫晟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槃時人多效之事見五代

史記死事傳及馬令南唐書死義傳軟槃蓋始於此

三省密院奏事退覆奏所得旨周文忠書其本末於二老堂雜志甚詳著其略於此淳熙四年四月甲戌岳拱殿六叅使相曾覲起居退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祇候李處和使臣唐章騎從已而叅政龔茂良奏事畢馳馬入堂遂踵相躡街司促光祖輩避道光祖輩出語不遜光祖處和實隸籍三省密院茂良大不能平明日奏其事上諭覲致謝又明日覲以光祖處和申省施行上謂茂良先權衡衝替二人然後施行茂良遽下臨安府杖罷丁丑上批問茂良昨已面諭何遽也自是茂良待罪求去不絕五月甲子戶部郎謝開之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六月丁丑

茂良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開之對壬午再對癸未茂良落職放罷於是覲之嫺家韓彥古獻議三省密院舊奏事退徑批 聖旨非是乞朝退一一覆奏 禁中詳觀乃付出專為此也 上大以為然自是每事於奏目後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則留遂以為常是月末蜀人張唐卿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趙雄力主之都承旨王抃執不可雄乃請改次等合入官既覆奏正令循兩資明日上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幾誤推賞此可為萬世法雖有強臣跋扈不能易也七月癸丑開之又論茂良遂責散官英州安置國初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云開之名下一字曰然上一字犯 御嫌名故書其

字

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為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天然一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蓋老杜嘗往來荆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為夔門所作夔亦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韻語陽秋云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非其指矣

唐僖宗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三十人鄭合敬第一撫言載其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處不閑行楚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注云楚娘閨娘妓之尤者韻語陽秋謂為鄭谷所作誤矣

臨安有鬻紙者澤以漿粉之屬使之瑩滑謂之蠲紙蠲猶潔也詩吉蠲為饔周禮宮人除其不蠲名取諸此又記五代何澤傳載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蠲紙蠲紙之名適同非此之謂也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余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為諸道元帥其年十二月敕國史所書元帥之仕並以天下為名乃自近年改為諸道宜却復為天下兵馬元帥至德距長興尚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

司皆不之知何其陋邪元帥之名肇見於左氏晉謀元帥是也然是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以名官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元帥大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自此寢多然天下兵馬元帥則始於廣平大元帥則始於從榮唐未嘗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為吳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授李昇梁末帝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晉高祖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瓘出帝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授錢弘佐周又以天下都元帥授錢俶國初改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古今當此任者蓋寥寥可數而我高宗皇帝遂自此應中天之運初元帥皆親王為之廷臣副貳而已惟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房瑄皆嘗真除錢氏繼之全忠自置昇偽命不道也

岑彭引兵從光武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
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圖之而車駕東歸
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
平隴復望蜀世言得隴望蜀本此又司馬懿為曹操主簿
從討張魯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
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
之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
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蓋用前語
也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陳司馬懿創業之始及司
馬昭弑高貴卿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

安得長遠殊不思牛繼馬後晉已絕矣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張橫渠始為
解詩十三章葛覃曰葛蔓青長谷鳥遷女功興念憶歸安
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卷耳曰閨閫誠難與
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瘡恨采耳元因備酒
漿洪忠宣著春秋紀詠三十卷凡六百餘篇石碯大義滅
親曰惡吁及厚篤忠純大義無私遂滅親後代姦邪殘骨
肉屢援斯語陷良臣鄭人來渝平曰鄭人來魯請渝平姑
欲修和不結盟使宛歸祊平可驗二家何誤作墮成張無
垢亦有論語絕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曰既是
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

章兩處分顏子簞瓢曰貧即無聊富即驕曰心獨爾樂簞
瓢箇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近歲嘗見紀孟十
詩題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之必依託者如爭地爭城立
霸基焉能一統混華夷力期行政怠求艾深欲爲王愧折
枝緣木求魚何反計爲叢毆雀失深思是宜孟氏諄諄誨
不嗜殺人能一之異端邪說日交馳聖哲攻之必費辭深
詆並耕排許子極言二本闢夷之復明陳仲廉無取力斥
楊朱義不爲寄語外人非好辯欲令大道日星垂又有黃
次及者不知何許人賦評孟詩十九篇極詆孟子且及子
思漫紀一二首篇傳道八句此道曾參得最真寥寥千載
付何人所傳及也亦無母誰覺軻乎唱不臣忠孝缺來今

已久中庸到此盍惟新願言爲子爲臣者勿擬悠悠紙上
塵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一絕云庇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
來百里強園囿盤遊方七十斯民何處事耕桑蚍蜉撼大
木多見不知量也若康節先生觀易觀書觀詩觀春秋四
吟則盡掩衆作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
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
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事道不虛行只在人吁嗟四代
帝玉權盡入區區一舊編或讓或爭三萬里相因相革二
千年唐虞事業誰能繼湯武工夫世莫傳時既不同人又
異仲尼惡得不潛然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
無雅豈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知音未若吳公子潤

色曾經魯仲尼三百五篇天下事後人誰敢更譏非堂堂
王室寄空名天下無時不戰爭滅國代人惟恐後尋盟報
役未嘗寧晉齊命令炎如火文武鎡基冷似冰惟有感麟
心一片萬年千載若丹青

賓退錄卷第二

賓退錄卷第三

大梁趙與晉

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秋為陽秋后
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號孝武母李太后傳何澄
等議服制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若褚裒傳桓彝目
之曰有皮裏陽秋荀爽傳張闓孔愉難爽駁陳留王出城
夫謂宋不城周陽秋所譏則皆事在鄭后之前晉之史官
追改以避之耳故孫盛輩著書曰晉陽秋近世葛常之侍
郎立方作詩話極其該洽顧名之曰韻語陽秋以今人而
為晉諱不深考也晉世后諱多矣獨避鄭諱為不可曉然
盛又有魏氏春秋習鑿齒亦著漢晉春秋司馬彪作九州

春秋則當時亦不盡避史官亦不能盡改蓋晉史凡十八家而唐人修書又出於二十一人之手豈無同異耶

世俗稱列寺卿曰大卿諸監曰大監所以別於少卿監自

國初以寺監寄祿之時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大鴻臚大司農大匠而已大卿大監之名殊不與元魏雖有大宗正卿大司農卿隋亦有新都大監然皆不足證也獨晉人謂著作郎為大著作職官志亦然今稱著作郎曰大著作猶有據依

元昊寇邊韓忠獻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內遂褰帷韓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蓋張元也韓復就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

足矣取帶而出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明受之變張忠獻自平江起義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警備嚴甚忽有刺客至前出腰間文書乃苗劉使來賊公者賞格甚盛時左右睡已熟張遽問爾欲何為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肯為賊用况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致害邪特見備禦未至恐後復有來者故相報耳張下執其手問其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徽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拂衣而去超捷若神翼日張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識其人終身物色竟不遇二事頗相似但受帶一節韓不及張而前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後者也漢梁王使人刺爰盎

刺者至關中問蓋稱之皆不容口迺見蓋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又與張事相類然爰卒不免而張竟無他張公忠臣爰非真長者天理為不誣矣韓事見王彥輔塵史張事具行狀

光逸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輩詣令家望見奇之李矩為吏送故縣令於長安梁王彤以為牙門以是知吏從迎送之儀晉已然矣宋書庾登之傳載其除豫章太守自臨川便道之官亦云儀近光赫又謝方明自晉陵太守為南郡相晉陵亦有送故主簿隨在西蕭梁時諸鎮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

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之教也余按唐會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為常式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採捕屠宰仍永為式其來尚矣九國志亦載南唐大臣多蔬食月為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此十日謂之十直日

白樂天於潯陽舟中見商婦賦琵琶行其中有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是時此商留家潯陽而遠取茶於浮梁始知潯陽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幾徧天下而浮梁所產反不著時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復變遷如此

晉書王育仕劉淵為大傅常忠仕劉聰為鎮西大將軍劉敏
元仕劉曜為中書侍郎三人者皆嘗委質於晉矣而皆謂
之忠義王宏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
太康中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定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
相服至褻發於路顧謂之良吏王渾妻鍾氏嘗夫婦共坐
其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笑曰
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者渾弟淪也
顧謂之烈女貞可發一笑

邵康節洛陽春八絕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一歲花奇莫
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付與閑人先鑑堂朝野遺
事載呂吉甫在趙韓王南園京師焉人曰風乞兒者持大

扇造呂求詩呂即書扇上無人肯作佐除非乞沒藥堪醫
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算來世上少如公呂詩雖戲謔
然句體絕與邵詩相類

呂居仁舍人嘗與汪聖錫尚書論並拜兩相獨曾文昭草文
肅制為得右相詞命之體乾道間虞忠肅拜右揆汪適當
制遂祖其意而為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
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峙承上
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可廼登次輔以告大廷汪
制云朕洪惟國朝之制並建宰輔之司應變守文咸底於
道獻可替否各單厥心矧予繼承惟日競惕懋乃后德交
脩繫賴於同寅揚于王庭孚號式新於衆聽其登次相以

叶舊章似微不及也初韓忠彥拜左僕射蔡京當制欲刺探徽宗之意徐奏請曰制詞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任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肇草制拜布右僕射肇之詞蓋有為云李昊仕於蜀王衍之亡為草降表及孟昶降又草馬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余記晉謝澹少歷顯位桓玄之篡以澹兼太尉與王謚俱齎刑到姑孰元熙中為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正堪作對漢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後世稱其明順帝時張逵輩譖梁商謀廢立帝知其妄收逵等殺之與昭帝相類洪文敏謂順帝復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為

人所稱前燕慕容暐初立慕容根譖慕容恪慕容評將謀為亂暐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收根等斬之可與昭順並稱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順帝二十五而暐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恪既死母后亂朝評以黷貨干政不能容慕容垂之勲德遂為苻秦所滅與早歲殊不相似又非順帝比也

東蜀楊天惠譔彰明縣附子記云綿州故廣漢地領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赤水廉水會昌昌明宜附子總四鄉之地為田五百二十頃有奇然杭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鄉之產得附子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為多廉水次之而會昌昌明所

出微甚凡上農夫歲以善田代處前期輒空田一再耕之
蒔薺麥若巢糜其中比苗稍壯并根葉耨覆土下復耕如
初乃布種每畝用牛十耦用糞五十斛七寸為壟五尺為
符終畝為符二十為壟千二百壟從符衡深亦如之又以
其餘為溝為涂春陽漬盈丁壯畢出䟽整符壟以需風雨
風雨時過輒振拂而駢持之既又挽草為援以御烜日其
用工力比它田十倍然其歲獲亦倍稱或過之凡四鄉度
用種千斛以上種出龍安及龍州齊歸木門青埴小平者
良其播種以冬盡十一月止採擷以秋盡九月止其莖類
野艾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葉黃莖長苞而圓蓋
其實之美惡視功之勤窳以故富室之入常美貧者雖接

畛或不盡然又有七月採者謂之早水拳縮而小蓋附子
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惡猥多不能常熟或種美而苗不茂
或苗秀而實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孳若有物焉陰
為之故園人將採常禱於神或目為藥妖云其釀法用醞
醅安密室淹覆彌月乃發以明暴涼久乃乾定方出釀時
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難得蓋附子
之品有七實本同而末異其種之化者為烏頭附烏頭而
傍生者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為鬲子又附而長者
為天雄又附而尖者為天佳又附而上出者為側子又附
而散生者為漏籃皆脉絡連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
獨專附名自餘不得與焉凡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

皆小種一而子二三則其實稍大種一而子特生則其實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角少為上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刑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為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為上鐵色次之青綠為下天雄烏頭天佳以豐實過握為勝而漏藍側子園人以乞棄役夫不足數也大率蜀人餌附子者少惟陝輔閩浙宜之陝輔之賈纔市其下者閩浙之賈纔市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金多喜竒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土人有知藥者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以上皆良不必及兩乃可此言近之按本草經及注載附子出捷為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高齊魯間以今考之皆無有誤矣又云春採為烏頭冬採為附子大謬

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為側子愈大謬與余所聞絕異豈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類耶以上皆楊說古涪志既刪取其略著于篇然又云天雄與附子類同而種殊附子種近類漏藍天雄種如香附子凡種必取土為槽作傾邪之勢下廣而上狹實種其間其生也與附子絕不類雖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楊說所未及也審如志言則附子與天雄非一本矣楊說失之本草圖經與此小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歲為煎與側同側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蓋亦不然鬲子天佳漏藍三物本草皆不著張華博物志又云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左氏傳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漢太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群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異哉然趙敬肅王彭祖薨於次年亦其應也

玉壺清話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奏曰每升三十杜甫詩曰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與昔嘗因是戲考前代酒價多無傳焉惟漢昭帝罷榷酤之時賣酒升四錢明著於史劉貞父云所以限民不得厚射利是已典論謂孝靈末百司酒酒千文一斗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三國之時也然唐詩人率用此語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白樂

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軟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郎士元六言絕句十千提攜一斗遠送瀟湘故人皆不與杜詩合或謂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可信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不同歟抑何其遼絕耶穆宗朝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時穀數斛易斗酒尤可怪揚凝詩湘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年美酒非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嶺表錄異云廣州人多好酒生酒行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嘗酒盃上白瓷甌謂之甌一甌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嫗但笑弄而已嶺表錄異唐之書也今必不然甌字不見於字書

說文云甌瓠謂之瓠瓠盈之切疑是瓠字傳寫之誤或南方俗字自有瓠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一卮堪十千謂之堪則非真十千也

諺謂物多為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

漢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䟽惡終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客土無氣之語蓋又近世云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為美談梁天監四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為次矣

漢世大率錢重前所書酒升四錢穀石五錢槩可推已元康神爵之間金城湟中穀斛亦不過八錢惟元帝永光二年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時四方饑饉朝廷以為憂而其先初元二年齊地饑穀石財三百餘民已多餓死者矣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八兩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公紹曰賀錢萬呂公大驚起迎之門顏師古謂以其錢多故特禮之若今世十千何足驚也元帝臨獸圈猛獸驚出馮貴人前當之帝雖嘉美其義僅賜錢五萬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謂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武帝天漢大始間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

等雖數踰惠帝時八倍然後世正使匱乏之極亦何肯出此今可見當時錢之艱得也至成帝鴻嘉中買爵之價殺而為千錢矣西都制祿以穀奉錢皆無所考僅可知者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六萬御史大夫月四萬光祿大夫月萬二千司隸校尉月數千諫大夫月九千二百秋百石月六百待詔公車月二百四十其薄至此貢禹遷光祿大夫猶謂家日益富後漢之制凡受俸者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錢月九千不若今世初品官之奉也洪文惠隸釋云漢刻載修廟及表墓人所費有出錢百者熹平四年濟陰太守張寵以二千祠堯碑遂夸而書之貢禹被徵賣田百畝以供車馬以今江涘田價會之不減二三

千緡車馬之費當不至是則當時田價亦非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芽於元帝之時王嘉謂是時貲千萬者尚少他復何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五百萬五千緡也以今助邊之數校之但可得副校尉耳併發觀者一笑

漢長安有四尉晉洛陽有六尉隋改縣尉為縣正又為書佐新唐書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書佐曰縣尉尋改曰正畿縣正縣正皆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然唐六典載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七縣尉各六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畿縣及諸州上縣尉各二人而已新舊唐書皆從之新書自與注文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季太白作溧陽瀨水貞義女碑云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朝陳

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又虞城縣今李公去思頌碑亦云縣尉李向趙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以此二碑推之則上縣不止兩尉明矣 本朝雖赤縣無三尉者蓋前代無巡檢今劇縣巡檢至四五人小縣亦一二人尉雖少未害也

熙寧中華山圮雨木冰已而韓魏公薨王荆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西清詩話謂用孔子及唐寧王事寧王事新書無之見於劉耀遠舊史傳中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

月薨按漢天文志亦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余謂稼字義不可通特介聲之訛耳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達官怕之諺本此顏師古註劉向傳謂今俗呼為間樹齊民要術黍稷篇又謂之諫樹云

故人楊晉翁

天桂

嘗語予昔為瀧水令初謁郡時盛暑德慶

林守會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遐陬僻郡敢於縱肆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集有朝散郎劉繹朝見著紗公服特降一官蓋政和間又江鄰幾體復嘉祐雜誌云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為臺司所糾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

服閤門使易之且詰有向條例答云不見舊例只見 至
尊御此耳始知何代無之然包公未必爾也

唐慎微蜀州晉原人世為醫深於經方一時知名元祐間帥
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嘗著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
盛行於世而艾晟序其書謂慎微不知何許人故為表出
蜀今為崇慶府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平頽師古註爰益傳不以親為解曰
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
領軍并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疎則北
朝暨唐已有是言矣

英宗於

仁宗為從子

宣仁后於

光獻為甥自幼同鞠

禁中會溫成有寵

英宗遂還官邸

宣仁亦歸其家泊

溫成薨

仁宗竟無子一日謂

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

舊養十三滔滔各已長立朕為十三后為滔滔主婚使相

娶嫁十三

英宗行第滔滔

宣仁小字也時宮中謂天

子娶婦皇后嫁女事具邵伯溫聞見錄與昔按漢成帝欲
與近臣游宴張安世玄孫放以公主子且開敏得幸放娶后
弟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亦號為天
子取婦皇后嫁女又唐中宗時蕭至忠以女妻帝后舅崔
從禮子帝主蕭 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取婦此皆
非可與 聖世同年而語也姑記其語之適同而已

王孝先曾謚文正王子明

旦謚文貞避

仁廟嫌諱亦稱文

正後來稱孝先者多稱其封國以為別子明封魏國人罕稱也韓叅政億謚忠憲韓魏公謚忠獻字雖不同音則莫辨此四臣者皆名臣也至於趙閱道謚清獻而趙正天挺之謚清憲則幾於舛舛亂美玉矣

絲竹篔絃漢張禹傳語王右軍蘭亭序承用之四字實二物耳

今職制令諸縣有繁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隨宜對換仍不理遺闕按薛宣為左馮翊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

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則漢已著此令矣近世監司未嘗行也

夫子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與昔既書之以自警然邵康節先生諸詩克能推廣聖人之意不暇悉載特取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諗觀者處身吟云君子處身寧人負己已無負人小人處事寧己負人無人負己持此詩以觀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君子絜矩之道小人何足以知之子貢謂我不欲人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足矣人之加諸我者安能絕之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盖未然其言耳康節又有詩云人如負我我何預我若辜
人人有詞孟子亦謂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
忠矣其橫逆由是也此亦妄人也已矣又何難焉學者當
知

九江琵琶亭壁間題詠甚多嘉泰初徹而新之俱不復存與時族
父石埭府君承德化被郡檄督工獨取成都郭宗丞明復
一詩刻之石真絕唱也其詩云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
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冑中無一物舉觴獨醉
天為家詩成萬象遭梳篦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
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
夢與世浮沉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

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夏文莊嘗有寄題琵
琶亭一絕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甚馬衙若遇琵
琶應大笑何須泣淚滿青衫近時陳益之待制謙又賦續
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興參差雜椒糝亦皆有
新意倦遊雜錄載史沆嘗題詩亭上坐上騷人雖有淚江
邊寡婦不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詩沆早
登進士第坐事遷謫而死平生好持人短長世以凶人目
之故雖古人亦妄肆詆訾云

近歲金虜為韃靼所攻自燕犇汴有南遷錄一編盛行於時
其實偽也卷首題通直即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
師顏編虜之官制具於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偽一

也虜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為儲嗣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
恭為顯宗錄乃謂璟為允植之子其偽二也虜之君臣皆
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維兀朮名宗弼錄乃稱
忠獻王罕忠烈王木其偽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知
其偽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賓退錄卷第三

